

給新夥伴

上海詩歌叢刊

1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出版

## 目 錄：

|                                  |       |
|----------------------------------|-------|
| 朱維基：歷史的七月·····                   | 1—2   |
| 盧 韋：麗水的血的一夜·····                 | 2—8   |
| 芳 羣：血染梅家渡·····                   | 8—12  |
| 厂 民：給新夥伴·····                    | 12—18 |
| 孫 鈿：我們的日子·····                   | 19—23 |
| 李花源：山城馬·····                     | 23    |
| 白 芷：伙伴你受傷了呵·····                 | 24—25 |
| 征 驩：回鄉的一天·····                   | 25—28 |
| 野 云：播耘·····                      | 29    |
| 諸 敏：我們翱翔·····                    | 29—32 |
| 芳 信：維拉弗朗卡·特·柯多巴<br>(西·茄非亞著)····· | 33—34 |
| 芳 信：村莊的風(西·赫南台茲著)·····           | 34—37 |
| 辛 勞：握手我回來了·····                  | 37—38 |
| 維 道：腳夫·····                      | 45—46 |
| 荒 牧：詩人(給錫金)·····                 | 46—48 |
| 錫 金：黃昏星·····                     | 48—53 |

|                              |       |
|------------------------------|-------|
| 厲 風：金福兒.....                 | 53—58 |
| 朱維基：上海的騷擾的夜 .....            | 58—60 |
| 屠 扶：我遇到一個晚上 .....            | 61—65 |
| 沙 烟：金子.....                  | 65—70 |
| 戴鴻麒：“打擊”.....                | 70—80 |
| 朱維基：四兄弟.....                 | 80—85 |
| 徐 野：“活不下去”.....              | 86—92 |
| 沈 着：“光榮的和平”.....             | 89—92 |
| 朱維基：弔勞爾加文<br>(英·喬治·巴寇著)..... | 92—96 |

## 歷史的七月

朱維基

哦偉大的七月，你永遠要爲被壓迫者所歌頌，  
因爲，最初，你在我們的肥沃的土地上，  
孕育了一個爲民族的解放而鬥爭的政黨，  
這個政黨從牠的開創直到現在，以致於將來，  
曾經，正在，並且還要走着艱苦的行程，  
要使這古老的國家到達一個新的生命；  
隔了十六年，爲了要擺脫帝國主義的束縛，  
你，七月，又舉起了鬥爭的信號，輝煌而明確，  
一支光芒萬丈的烽火升起於中國北部的天空：  
於是，爲保衛祖國而戰的情緒，像一陣巨浪，  
在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心中涵湧而激蕩。

哦偉大的七月，因爲你孕育了這個偉大的黨，  
蘆溝橋的烽火才能照遍了全中國的大地，  
戰爭的火炬才能不斷地從戰士到戰士傳遞：  
於是一聲號召喚起了全國的人民，  
政府宣佈了這是全面戰爭的開始，  
蘆溝橋的巨炮也就發出了更宏大的吼聲，  
我們中華民族的勇士擴大了我們的戰爭：  
這樣我們不怕艱苦地負起了神聖的使命。

哦偉大的七月，永遠要爲我們所歌頌的七月，  
你引導了我們踏上爲真理而奮鬥的大道：

爲了要解放我們自己我們已流了三年的血，  
我們還願意流更多的血爲其他的弱小民族，  
我們已使東方的法西斯拔不出她的泥足，  
我們是英勇地站在正義戰爭的前哨——  
這樣，哦偉大的七月，你在我們中國  
已經舉起了世界革命的第二次的信號，  
在歷史上你將和偉大的十月後先輝映！

## 麗水的血的一夜

盧韋

夜，像睡着了的海，浸潤了每一個角落。  
路燈支持着瞌睡的眼睛，  
倦怠地盯住了空街，  
美麗的星光下，麗水沉沉地睡着了。  
城市的繁華深鎖在凝重的夜色里。

鐘打過了十一點。

荒涼的犬吠填塞着夢的空隙。

打更的從門前走過了！

小鑼與更柝，在夜的寧靜的池子里，  
投進了聲音的石塊。

突然，璫璫的鐘聲搖曳着惶惶的尾巴，  
烏鴉樣地帶着不祥的預兆，  
穿過漫漫的黑夜，  
投入城市的每一個角落，

啄破每一個夢。

從酣睡里醒過來，

人們恐怖地聽着喪鐘一樣的警報。

忙亂地穿起了衣服。

春夜的寒氣使人發抖，

到處泛濫着孩子的啼聲，

人們驚慌地喊着奔着，

從溫暖的床上拖起了

丈夫，妻子，父母，和兄弟。

家家的門開了又鎖了。

街上騰起了雜踏的脚步；

靜靜的城市油鍋一樣地沸騰了。

狗吠着，孩子哭着，女人罵着——

男人咬緊了牙齒；

披着一身星光與夜露，

人們向城外和田野奔跑着，

他們從午夜的春夢里醒過來了。

麥田里，城牆邊，地壕里，

人們到處蹲着坐着立着，

搜索着黑茫茫的天邊，

忿怒的心，燃燒着仇恨的火，

結成一條熾然的鞭子，

堅強地揮向侵略者。

皺着眉頭，人們伏進麥田，鑽進地壕。

“緊急警報！”低聲地呼問着。

大地死一樣地靜寂，

風輕輕地蹣過田野，  
私語着今夜的劫運；  
人們屏息着，  
聽着急促地撞擊着的鐘聲，  
激動的心等待着未知的命運，  
“噲……！”發動機的騷响，  
輕輕地絞扭着，  
網一樣地攝住了人們的神經。  
睜大了充血的眼睛，  
人們凝視着遠山的曲線。  
‘ 了！來了！’輕聲地傳遞着消息。  
黑暗拌和着，漸漸地  
漸漸地响起來了的飛機聲  
一塊鉛似地壓上了人們的心。

渴血的野獸，用鋼鐵的翅膀  
掠過遼闊的天海，閃着眼睛來了。  
“洪……”發動機的交响，  
在山與山之間，轟然地迴鳴。  
眼睛變幻着，野獸們分了隊  
向地上找尋着犧牲品。  
“嘶——”照明彈，  
青森地，電一樣地照向地面。  
“拍！拍！……”從出賣靈魂者的手里，  
信號鎗在天空里開花着。  
“抓住他！抓住他！”有人在叫喊在奔跑。  
，紅色的信號彈下來了！  
轟！轟！……轟！”

火光里，野獸洪然地吼着而掠了過去，  
瘋狂一樣地盤旋着。

‘嘶——’照明彈蕩漾着落下來，落下來！  
‘轟！轟！轟！’原野苦痛地抽搐着。  
滅亡的命運，在人們的頭上，  
飛翔着，號叫着，伺候着。

炸彈撕裂了大地的胸膛，  
仇恨在人們的心裏開了花。  
一聲爆响帶來一片火光，  
火光裏毀滅盡許多精華。  
望着升騰的火，  
人們記起了家，記起了親人，  
担心着臨頭的厄運。  
野獸在星空裏嗥叫，盤旋，  
機關槍像毒蛇一樣地鳴着。  
踞伏在祖國的懷抱裏，  
人們，用萬千忿恨的眼睛  
和仇讎的心，來回答侵略者的毒饕。

一點鐘，兩點鐘過去了，  
野獸吐完了兩百多個炸彈，  
染着滿身的血腥與冤仇，  
得意地飛走了。  
從緊張裏舒口氣，  
黑暗里，聲音像雨點一樣嘈雜着；  
等不及警報的解除，  
人們蜂擁地擠進了城。

街上，手電筒霎瞬着幽幽的大眼，  
人們圍聚着縱談今夜的經歷。  
漢奸，狄寇，被咀咒着，毒罵着。  
興奮着，復仇的火燒灼着身心，  
人們忘却了朝露的輕寒。

人們傳播着，被炸的地方：  
大水門，西河沿，縣政府，監獄署。  
街上出現了拾着的受傷者，  
從覆着的被單下面隱隱地滲着血。  
妻兒們慟哭着，踉蹌地跟在黑暗里，  
奔向醫院去；伴着歎息，  
人們鬱怒而同情地凝視着  
這個被黑暗吞噬了的行列。

醫院里，潮一樣地起伏着呻吟，  
護士們白蝴蝶似地翩飛着。  
遍地都是可憐的受難者：  
担架上，門板上，躺着肢體破碎的人。  
監獄署的囚犯，  
斷了趾的腳上還帶着鐐，  
血像泉一樣地湧着，  
在帆布上匯成一個小潭。  
誰曾料到和平的夜晚，  
野獸會在他們灰色的命運上  
更塗上一層血腥。  
牆脚下，兩張失血的臉，  
痙攣地抽着流血的嘴角，

苦痛地呼完最後的一口氣。

警報解除了，

晨鷄欣喜地啼鳴着，

召喚光明的明天。

晨霧滾捲着，淹沒了街市。

人們疲倦地爬上床，

安舒他們緊張的心緒：

但是，三點鐘的鐘聲已敲遍了所有的門窗。

經驗着慘痛的教訓，

人們捨棄了剛溫的被窩，

再奔向城外去。

霧迷着眼，早晨的寒冷

凝住了人們的呼吸。

東方的朝霞已透過夜幕，在淺笑了。

人們忍受着苦難，

等待着紅色的黎明。

當朝暈染遍大地的時候，

野獸們越過重山與重水，

帶着毀滅的噪音，

吼叫着衝過來了。

碧藍的天海裏，

隱現着牠們醜陋的軀體。

炸彈，嘩叫着，雨點一樣地落到

綠色的郊原上去。

大地，奮怒地嘆息着，

又雷一樣地震動了。

人們，用沈默的憤慨，仇視着  
瘋狂地掠過的野獸。  
終於在朝霧後面，  
野獸們消失了，  
人們帶着激怒的面容走回家去。  
在黎明的紅光裏，  
萬千顆心唱出了戰鬥的行進：  
“敵人毀滅得掉我們的家，  
毀滅得掉我們的身體，  
却永遠毀滅不掉  
我們堅強的心。  
血的債只有用血來償。  
有那麼一天（這一天已經不遠了！）  
我們要翻個身，  
舉起解放的旗子，  
在侵略者潰滅的屍骸上，  
建立起萬代的安寧！”

## 血染梅家渡

芳羣

在黎明的渡頭春天的水流潺潺，  
春水綠波抹上了黎明的光輝更顯得鮮豔，  
夜霧還沒有被初升的陽光逐散，  
這裏却有農民荷鋤的影子走上了田野——  
“渡河呀！”渡頭的槳聲響了，

孩子搖起了船。

他唱：“梅家渡的河流是田野的褓姆，  
美麗的河流像七月的雲彩，  
又像我們的村姑……”

從昨天起他不唱這些了，  
他唱前天夜晚鬼子兵打來，  
梅家渡自己的隊伍  
把他們的槍向鬼子瞄準，  
堅持了三個鐘點的戰鬥！

他唱：“我們保衛自己的田野呀，  
肩起自己的槍，  
自己起來反抗！”

那一夜——戰鬥的一夜，  
他們把鬼子兵打回去了：  
當自己的隊伍勝利歸來時，  
他們興奮地痛飲大杯的酒，  
紅着臉對自己的槍笑……

他們說：“血染上梅家渡，  
我們兩個受傷，一個陣亡，  
鬼子兵打死了三十多！”

一個戰士舉着槍說：

“我們第一排槍就轟倒十多個！”

那河流上映閃的夜燈更顯得明亮，  
從那一夜起梅家渡閃爍着自由的星光！

在每家夜燈前的笑語聲中，  
英勇的故事被農民，村婦，孩子們，  
流傳起來了，他們永不會忘記

梅家渡的戰鬥是這樣開始的：

當一個惡耗閃電般傳來時——

“鬼子兵打來了！”

他們的隊伍奔向戰溝中去，

如原野上春天的風

吹來了黑夜的雲塊，

仇恨的火在他們心臟裏

燃燒着——多少兄弟被殺害，

多少房屋被焚毀，

多少姊妹被姦淫！

勝利的故事在他們的嘴上流轉：

在南口，在台兒莊，

在羅店，在祖國的地帶

怎樣艱苦壯烈的戰鬥曾經展開！

他們要有一個殺狄的機會，

試鍊他們自己保衛鄉土的力量！

猛烈的戰鬥開始了——

從一里外的前方響起魔鬼的嘶叫，

紅的火舌向梅家渡飛躍過來，

“這裏將要受到魔鬼的摧殘，”

憤怒在他們的頭頂上叫着：

“來吧，鬼子們，我們永不讓你們過去，

我們向你索取血債！”

輕機關槍的聲音突然變得尖銳。

那是狄人呀：在距他們一百碼的地方，

狄兵的影子在田野上閃動了！

“辟拍辟拍——”

憤怒的火燄睜着紅眼，  
狄兵的影子倒下去……  
原野沉寂着，風響，樹葉在響！  
但是，狄人的攻擊又猛烈地開始：  
機關槍的毒焰在四面穿射，  
小鋼炮像在侮辱地咆哮！  
黑夜的天空飛撲着火點，  
樹林起了火了：  
十幾個一隊，又一隊，  
向他們作突進的移動——  
機關槍在前方作高遠的掃射，  
這是狄兵前進的掩護射擊！  
鬼子兵變成那麼怯懦，  
爲什麼不向這邊衝？  
他們也怕生命的毀滅  
也怕反抗的火網！  
在左方，梅家渡的戰士們  
又爆發了猛烈的槍響——  
這就是後來人們所讚美的  
“一排槍轟倒十多個！”  
而他們勇敢的兄弟，  
在這次彈雨中間傷了兩個，死了一個：  
光榮的血染上了梅家渡！  
“你們去，我不要緊！”一個受傷者說：  
他笑着，因爲他看見狄人倒下去！  
他們還記得：  
“我們不讓你過來，請你飲盡  
我們的槍彈吧！”

鬼子兵帶着戰績歸去了，  
帶着三十八具屍身，  
罪惡的槍桿和污穢的血！  
明天黎明響起了勝利的號角，  
明天勝利的槍刺又亮上渡前的高崗！

## 給新夥伴

厂民

當那個豬血臉的排長  
用滯重的捲舌的下江音  
喊着解散令之後，  
我們連行舉手禮都來不及  
急忙蹦跳着嘩散開去，  
相同撞碎在礁石上的浪花。  
緊扣了一天的心  
開始融化般酥軟，  
而混身輕鬆得  
連半點塵灰也別想沾上……  
哈哈，那些牯獠  
又去鐵槓上翻起翻落，  
像是搖轉着的紡車輪；  
還有許多狗養的  
總是一得空就擦弄槍支，  
不厭煩也不着急。  
他們好比那  
不時用大奶子去喂嬰兒的

初做母親的少婦，  
一邊羞怯一邊却又驕傲；  
更多的弟兄是  
愛用親暱的罵辭  
互相放肆地談笑，  
然後，兩匹蠻牛那樣  
粗獷地扭打成一團……  
這時，就只有你——  
你這個別扭的新夥伴，  
老乖僻地走開去  
孤另另坐上那塊黑岩石，  
撑起你的方下額  
失魂落魄般作着沉思。  
呵，你可是向江流遠處眺望？  
——但江流一個轉折  
蜷縮進了山坡的背後，  
而無盡的連綿的山坡  
又在陽光的熱霧下隱藏！  
夥伴，我說你準是  
想起了江那頭的家啦！  
是的，不能抵賴，  
你看你的眼珠子  
像給磁石吸住的鐵塊，  
老是呆瞪着遠方  
差點兒掉下淚水了。  
你當我不知道，在晚上  
別人都豬似地打着鼾  
酣酣的睡進了夢鄉，

獨有你，不住的翻身  
又復輕輕唉嘆，  
好像這兒是牢籠  
什麼都不合你的胃口；  
教你乾巴着雙眼  
一夜挨到天亮。  
這會兒，你想必又  
被遠遠的一條線牽引，  
彷彿橡皮帶似的  
給一緊一弛地捉弄着啦……  
是不是你憶戀着  
白髮蓬鬆的爹娘，  
老人家怎樣用皺癢的手  
揮送你離別家門，  
現在，含着枯淚  
又盼望你早日歸去；  
或是忘不了你的妻室  
她對你溫柔而又體貼，  
衣服漿洗得乾乾淨淨，  
鞋子又做得結實合樣，  
現在，什麼都得你自己料理；  
還有，你的娃兒  
該早學會喊“爹爹”了，  
他一定長得像你，  
是不是小臉蛋微微一笑  
就會使你所有的煩愁遺忘？  
不，不——  
你是在想着你的莊稼：